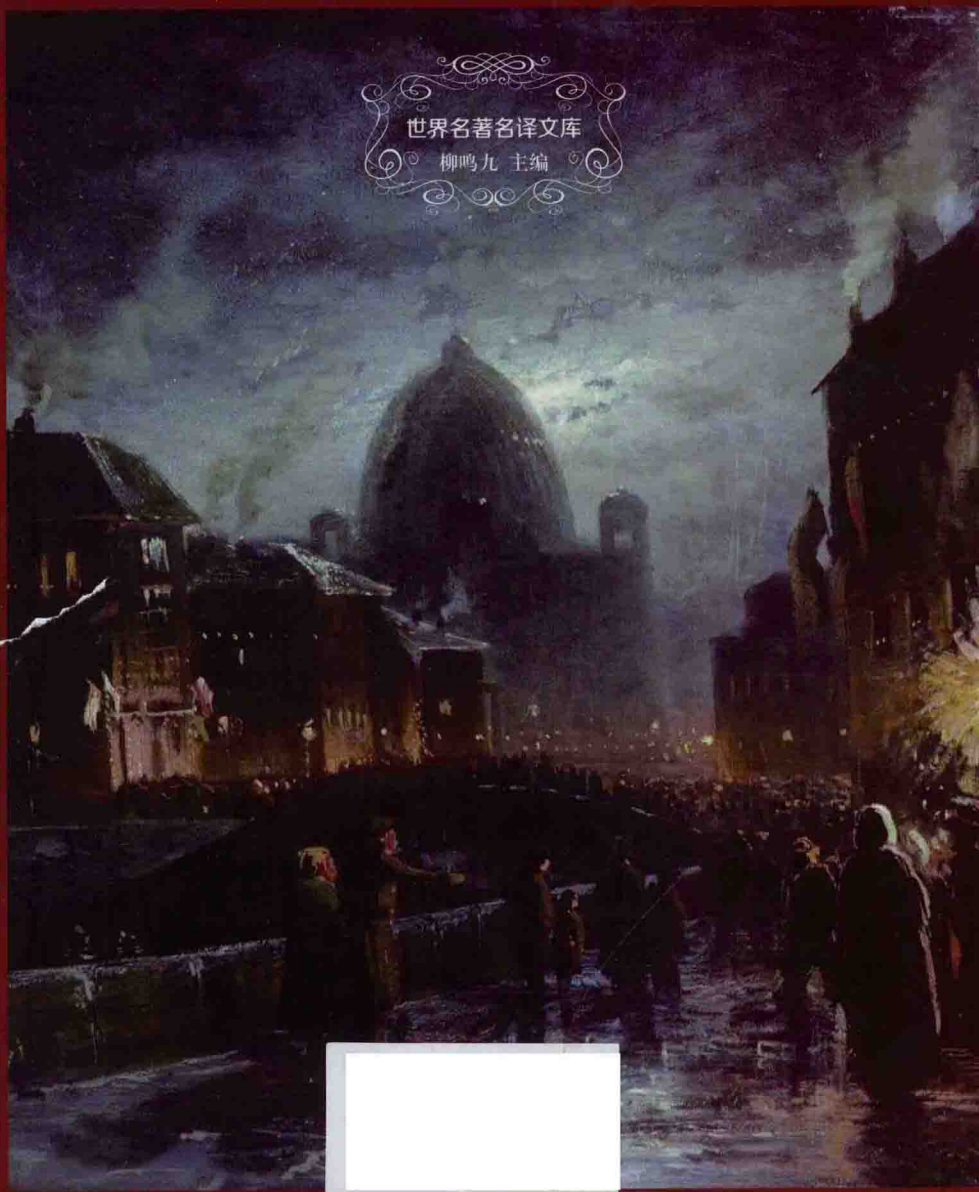


世界名著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01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陀思妥耶夫斯基集 钱中文 曾思艺 编选

## 罪与罚

〔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曾思艺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罪与罚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曾思艺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4

ISBN 978-7-5426-5041-2

I. ①罪… II. ①陀… ②曾…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1829 号

## 罪与罚

---

著 者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

译 者 / 曾思艺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乌尔沁 赵延召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特约编辑 / 邓 敏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520 千字

印 张 / 43

---

ISBN 978-7-5426-5041-2/I · 977

定 价: 46.00 元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丹 飞 史忠义 宁 璞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黄 韬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

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

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 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

钱中文

### “我只要一张口，到处便会议论纷纷”

在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中，有哪一位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运那样大起大落、诡谲奇幻？

青年时期，因革命倾向被判处死刑，捆绑法场。在断头台前，刽子手在他头上折断钢剑，神甫让他吻十字架，然后给他换上白色殓衣，在行刑官验明正身、宣布死刑、喊出“瞄准”声后，却是半分多钟的死寂。在这凝冻的瞬间里，也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脑海中，掠过了自己的短暂的一生，也许是一片死寂的空白。在这种恐怖的死亡等待中，当局使者却突然骑马奔来，宣告沙皇的赦免，改服苦役。这种突如其来的转折，要使人忍受多大的心理打击，以致会造成思想的裂变！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后经历了十年苦役、兵役，在牢狱的长长的孤独中，进行了自我批判。之后，他的信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后来的创作里，他与自己信奉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断辩论，把它当作虚无主义痛加批判；他坚守“根基主义”，嘲弄西欧主义，主张改良而恐惧革命。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一起，被译成西欧不少国家文字，广为流传，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不断引起争论。二战后的欧洲，尽管文学中新的流派纷起，然而人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热情不仅依然，而且大为增长，甚至有的国家的教会，还把作家的某些作品当作了福音书印刷，免费散发。许多著名作家，大都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视



为自己必读之书，而像鲁迅、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加缪等人，不仅阅读，而且撰有见解独到的论文。一位前苏联学者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研究，提出了复调小说理论与对话主义，并把这些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六十年代以后，在世界学术界博得了广泛的承认，声誉日隆，成为现今巴赫金学的组成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真的成了一座艺术的宝库，但是这是一座充满了矛盾的艺术宝库。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确如巴赫金所说的是一种复调小说，那么我们看到，在小说作者的创作个性、思想中，同样是充满了那种复杂的“复调”特征的。在这一意义上，也许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复调型个性的作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回忆说，他的少年、青年时期，是在郁郁寡欢的环境中度过的，但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十岁时就在莫斯科观看过著名演员莫恰洛夫演出的席勒的《强盗》，在他精神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十二岁时在乡间度假，读完了司各特的全部作品，发展了他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他母亲一生劳累，且患有肺病，三十五岁时就生育了八个子女（有的未能成活），在他十六岁时就去世了。他父亲原为军医，后来买了田地，成了庄园主。他为人暴戾、凶狠，一次在田间被农奴袭击致死。那时，十七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闻讯昏厥了过去。以后他常发此病，被确诊为癫痫病，即羊痫风，从此一生深受其苦。五十年代中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在四十年代末就长期发病：“我连续病了两年，是一种奇怪的精神病。我处于一种忧郁状态。甚至有时候神志不清。我太容易冲动，病态地敏感，可以曲解最一般的事物……这种病对我的命运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sup>①</sup>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高等军事工程学校学习期间，就开始文学创作。“正像某些伟大的艺术家如鲁本斯、巴尔扎克、瓦格纳一样，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他也很想发财致富，以便过一种优越舒适的创作生活。”<sup>①</sup>同时，他也像其他军官一样，寻欢作乐，纵酒狂欢。有时参与赌博，把家里寄他的钱一下输个精光，以致三餐无着，向人赊购食物。可一旦有钱在手，又神气活现地进出豪华饭馆，挥霍无度。他生性内向，善作自我分析，但从从不讳言自己的短处甚至劣迹；他平时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但遇事容易激动；他沉默寡言，但脸部表情不断在变，难以捉摸。女作家巴纳耶娃曾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初次到她家给她留下的印象：“一眼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极端神经质的敏感的青年。他身材瘦小，满头金发，面带病容；他那双不大的灰眼睛，不知为什么总是不安地从一个对象转到另一个对象上面，两片苍白的嘴唇神经质地抽搐着。”<sup>②</sup>他爱与人论辩，那时精神亢奋，感情丰富，言词激昂，思如潮涌，以致他的微弱的声音像在叫喊一般，不能自制。作家后来在给人的信里说：“最不幸的是：我的性格卑劣，十分狂热，我在任何场合和一切方面总是爱走极端，一辈子都漫无节制。”<sup>③</sup>这种性格特征，可以说在他的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184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译成俄文出版。这对于他的创作来说无异是一次实习。次年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完稿，给朋友、特写作家格里戈罗维奇看了，后者大为惊奇，又把稿子送到诗人涅克拉索夫那里。涅克拉索夫对格里戈罗维奇说，小说稿读了十页就可知道好坏。结果两人轮番朗读，念了一夜。当读到动人之处，格里戈罗维奇竟是哽咽不止，涅克拉索夫则泪流满面。两人来到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连说出了个新的果戈理。别林斯基用教训的口吻说，果戈理可不像树林里的蘑菇，一茬又一茬地容易长出来的。可是他一读稿子，竟是放不下手，

---

① 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② 巴纳耶娃：《回忆录》，见《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③ 《书信选》，第23页。

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认定《穷人》的作者是位天才，于是又是会见，又是品评，又是颂扬，一时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激涕零。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出入别林斯基的家，交谈问题。1846年小说刊出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举成名。他在给哥哥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至于《穷人》，现在半个彼得堡都议论开了”；“到处是难以置信的尊敬……大家都视我为奇才。我只要一张口，到处便会议论纷纷。”<sup>①</sup>

小说写的是彼得堡底层两个穷人的爱情故事。一位是中年的穷官员，一个官府的书写员；一位是已卖身给富商、无依无靠的正当妙龄的弱女子。两人对窗而居，但不好会面，就用书信方式倾诉衷肠。他们心灵纯洁，互爱互敬，打工缝补，节衣缩食，相互接济，相濡以沫，可是家徒四壁，过着百般受辱的生活。书信体的形式，浪漫主义作家常用，故事奇特，情节哀艳，笔调流畅。可是《穷人》的书信体形式，虽然显示了缠绵悱恻、多情善感的特点，但它揭示了另一种抒情的色调，它是喁喁情话中充满家务琐事、家计艰难叙事的抒情，它是阴暗灰色、不见阳光、安于破房陋室叙写中的自嘲的抒情，它是不胜重压、无计可施，又得相互安慰、充满隐痛的抒情。在女主人公被富商带走之后，男主人公写的最后一封信里，有多少生之屈辱与无望的呼喊，读者分明可以听到底层穷人那爱的失落的呻吟和心底的伤痛与哀嚎。一对纯情、善感、善良的小人物，受到资本势力的驱赶，连剩下的最后一点凄清的希望，都变成了破灭的哀婉了，他们无法生存下去啊！小说中关于穷人邻居生计无着、小孩从不出门嬉戏、举家断炊、夜里传出啜泣的那种素描式的叙述，写得好像漫不经心，可是读来却会使人心痛欲裂！小说继承了果戈理开始的那种描绘下层穷人的自然派传统，但确实给俄国文学带来了新东西。大城市贫民窟的风习，开始成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画面。

---

<sup>①</sup> 《书信选》，第25页。

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发表了另一中篇《同貌人》（或译《孪生兄弟》、《双重人格》）。这部小说写的是又一个穷官吏的故事，但是作家一改《穷人》的文风，在这篇小说中，抒情笔调不见了踪影，活生生的底层生活与对官僚等级的严酷的描写，与幻想乃至精神分裂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九等文官戈利亚德金是某个衙门里的副股长，积了几百卢布，沾沾自喜。在众人眼里，其实他不过是“一条小虫”、“一块破抹布”而已。他一无所长，循规蹈矩，现在想向自己的上司、五等文官的独生女求婚，这自然是异想天开。不过真能时来运转，说不定攀龙附凤成功，一夜就可青云直上呢。在等级、金钱、权力合一的社会里，一个底层的小官员出现这种幻想，自在情理之中。小说妙在写了主人公的幻觉的出现：长官小姐过生日，举行豪华宴会与舞会，戈利亚德金竟自认为是被五等文官邀请的贵宾，不请自去。结果不仅被一再挡驾，而且当众出丑，人格受辱，被逐出官府，于是慌不择路，落荒而走。这时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同貌人，此人与他形影相随，之后与他同吃同住同办公同商量。小说如果到此为止，自可赢得读者好感。但在描写中，这个同貌人小戈利亚德金的思想、举止、行为，完全是与大戈利亚德金相反的。后者与他策划的密谋，他居然暗中向同事告发；吃饭时他占尽便宜；他当着大戈利亚德金的面向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到处钻营。他有如一把出鞘的剑，锋芒毕露，处处得手。大戈利亚德金被人指控有自由思想，他发觉四周都是敌人，感到收买、告密以至占卜、巫术都用了，这是精神病中迫害狂的特征反映。其实，那个卑劣的家伙小戈利亚德金，不过是戈利亚德金内心反抗中出现的幻影。戈利亚德金所看到的、发觉的、感到的，并引起的冲突，都是在他脑子里、幻想中展开的。这种对精神分裂的艺术描写，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看来只有像小戈利亚德金那样八面玲珑的人，才能在金钱、权力肆虐的社会里应付裕如，春风得意。这种手法，无疑给俄国文学创作带来了新意。别林斯基赞赏地说：“小说中那亢奋激越的情调以及作

者在表现大胆而丰富的思想时所使用的卓越技巧，委实令人叹服。”<sup>①</sup>作家自己也说：“这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最伟大的典型，我第一次发现了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上获得成绩后，颇为得意。巴纳耶娃描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他不再羞羞答答，甚至还显出一种挑衅的神气，跟每个人展开争论，他分明是性情固执才反驳别人的……他控制不住自己，过于明显地流露了作家的自尊心和对自己写作才能的自负态度……表示自己才能比他们（指其他作家——引者）高超得多的傲慢口吻，却偏偏给了别人一个把柄。”<sup>②</sup>于是人们议论他，挑逗他，特别是屠格涅夫，常常故意引他激动起来。他则急躁地、发狂似的加以反驳，有时说出一些自己也不明白的、荒唐的话来，给屠格涅夫抓住后取笑一番。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席一位贵妇人家里的晚会，在一位小姐面前正好发病，晕了过去。朋友们不知就里，公开写诗讽刺他；别林斯基则劝屠格涅夫不要逗他，说他有病，但对他的自负也不以为然。这样，被刺伤了自尊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开始躲避众人，与他人的关系恶化起来，与别林斯基也因文艺、社会观点的分歧而中断交情，他害怕别林斯基改造社会所主张的激进手段。他的朋友、医生亚诺夫斯基回忆说：“（人们）一开始是崇拜，几乎把《穷人》的作者吹捧为旷世奇才，后来又断然否定他的文学才华——这种突然的转变，只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和自尊心很强的人完全绝望。”<sup>③</sup>1846年底，他在给他哥哥的信里写道：“我和涅克拉索夫为首的《现代人》彻底闹翻了。……这是一些卑鄙的好妒忌的人。至于别林斯基，那么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甚至在文学见解方面也举棋不定。我只是和他保持着原来的良好关系。”<sup>④</sup>自然，这一评价也许不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第95页。

②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68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第107页。

④ 《书信选》，第35页。

无过激之处。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很快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为首的一个宣传团体的活动。他说他参加这一团体，是由于在那里“能够遇见不少好人，这些好人在其他熟人那里是遇不到的”<sup>①</sup>。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组里接受了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希望俄国出现一个据说古欧洲曾有过的所谓“黄金时代”，那里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富裕、幸福，最重要的是没有暴力，没有共和政体。他常与友人在一家法兰西饭店共进午餐，爱致词一番，喝几口香槟酒，说：“当你看见贫苦的无产者坐在优雅的房间内，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真正的美酒，怎么能不叫人打心眼里高兴呢！”<sup>②</sup>他那时把靠日薪生活的人称作“无产者”。宣传团体中的文学方面的小组，受到激进人物斯彼什涅夫的影响。到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意了要办秘密印刷所，以扩大宣传的影响，并进行了一些密谋活动，采取了反政府的立场。1849年初，他在宣传团体里朗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之后，就发生了我们文章开头所写的那一幕情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第一号犯人”，而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

## 苦役犯与《死屋手记》

《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沙皇专制制度，对这一制度的精神支柱，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沙皇政权，建立民主的人民政权。这是公开造反的宣言，传布、宣传这一宣言，自然要遭到当局的无情镇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刑场受到赦免之后，被立即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要塞，成了那里的苦役犯。他在临行之前给哥哥写的信里说：“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可是说不

---

① 《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00页。

② 同上，第90页。

忧伤，也只是一种安慰与掩饰。就在这封信里，他对自己的遭遇无限伤痛。他说：“那样的一颗脑袋，即进行创造，以艺术的崇高生命为生活内容，理解并习惯于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样的一颗脑袋，已经从我的肩膀上砍下来了。”<sup>①</sup>他是在圣诞节那天出发去苦役地的，一路和见到的城里每所房子告别。当他经过哥哥和他朋友的住房时，内心感到异常痛苦，沉重忧郁，惶恐不安，怅然若失。在荒凉的、茫无边际的西伯利亚，一路风雪迷漫，彻骨寒冷。前面等待的是生死未卜的命运，后面则是不胜伤感的往事。来到羁押所，几位自愿跟随被判流放来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竟接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国事犯”，她们送的福音书，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随身之物。这些贵族出身的女人，有着崇高的道义感，她们“有多么美好的心灵，经受了二十五年的痛苦和自我牺牲的考验”，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些心灵高尚的妇女的命运，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胜唏嘘，同时也使他从她们那里获得了不少力量。

来到鄂木斯克苦役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其他苦役犯一样，被剃光了半边头，一下就进入了人间地狱。凶悍的仇视贵族出身的苦役犯，杀人当儿戏的凶犯，卑鄙凶残、喜欢寻衅的管理犯人的少校，强盗，都聚在他的周围。沉重的劳动，肮脏、拥挤不堪的牢房，恶劣的伙食，使他不断病倒。“在这四年里，除了最黑暗和丑恶的现实，我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一点光明。……我忍受了寒冷、饥饿、疾病、力不任的工作以及同牢的暴徒对我的仇恨，他们因为我是一个贵族和军官而对我进行报复。”<sup>②</sup>同时他进行反省，认为只是由于自己的幻想的迷误，才被判了罪。他改变了原来的信仰。但是，他不忘观察人。他在四年之后给哥哥的信里说：“在狱中四年，我终于在强盗中间看到了人。你信吗：存在着深沉的、坚强的、美好的人，在粗糙的外壳下面挖掘金子是多么愉快。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个人，

---

① 《书信选》，第45页。

② 同上，第85页。

有一些人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些人实在非常之好。”<sup>①</sup>当牢狱之灾结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些中篇，发表了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后，很快便推出了《死屋手记》这部小说。

《死屋手记》虽称长篇，但并无情节上的结构，实为一部由二十来个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短篇特写组成的中篇小说。它描写了帝俄苦役流放地的牢狱中的各种黑暗现象。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犯人。发配来到这里，有的是冤假错案；有的是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有的反抗政府；有的反抗暴虐，为了保护人的尊严，为了保护妻女不受恶人侮辱而杀人。他们受到严刑拷打，受尽各种非人待遇、精神和肉体的摧残，他们受冻挨饿，满身恶臭。他们来自民间，他们乐观，向往自由，渴望自由，等待着离开牢狱的那一天。这些人，在圣诞节演出时，表现了令人惊叹的演出才华。他们有的人狱时体壮年轻，出狱时双鬓已白，衰弱不堪。其中也有真正的强盗杀人犯。《死屋手记》是对帝俄暴政下暗无天日的苦役地的犯人非人生活的首次曝光，这种地狱一般的地方和囚犯的苦役，从未为外人所知，也未为人们注意。在最后一章《出狱》里，作者写道：“有多少青春被白白地埋葬在这堵狱墙之下了，有多少伟大的力量被白白地毁灭在这里了啊！应该把一切实话都说出来：这些人都是些不平凡的人，他们也许是我国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强有力的人。然而，他们那强大的力量却白白地被毁灭掉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究竟是谁之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普通人十分同情，在艺术的描写中，他赞赏他们的纯朴和基督精神。因此后来托尔斯泰多次提到过这部小说。他在谈到俄国文学形式方面的独创性时，就几次提到过《死屋手记》<sup>②</sup>；他向自己的子女推荐俄国小说时也提到要读《死屋手记》；1880年9月，他在病中给批评家斯特拉霍夫写的信中说：“近日身感不适，在读《死屋手记》。我爱不释手，反复阅读，我以为在全部新文学中，包括普希金的作品在内，没有比此书更好的了。不是它的外表，而

① 《书信选》，第58页。

② 《托尔斯泰论艺术与文学》，第2卷，苏联作家出版社，1958年，第300、386页。



是它的观点令人惊叹——真挚、自然和符合基督精神。这是一本十分有益的书。我整日感到满足，很久没有感到这样的满足了。如果您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请转告他，我喜爱他。”<sup>①</sup>俄国的自由派、民主派都欢迎这本书。屠格涅夫和赫尔岑都把此书中的某些描写，与但丁长诗中的地狱的描写相提并论。赫尔岑就小说写道：“这个时代（指六十年代初）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了不起的书，一部惊心动魄的伟大作品，这部作品将永远赫然屹立在尼古拉黑暗王国的出口处，就像但丁题在地狱入口处的著名诗句一样惹人注目，就连作者本人大概也未曾预料到他讲述的故事是如此使人震惊；作者用他那戴着镣铐的手描绘了自己狱友们的形象，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图画。”<sup>②</sup>《死屋手记》也曾使沙皇读后感动得为之掉泪<sup>③</sup>。

不久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初，又刊出一部使人震惊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这篇形式独特的小说，通篇是心理独白。六十年代初，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出版过长篇小说《怎么办？》，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世界观、道德观、恋爱观、著名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原则，崇尚理性，塑造了所谓未来的新人形象。其中不乏浓重的空想成分，但进步意义是无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使人震惊之处，在于它通过一个“备受屈辱，饱经忧患”，在地下室生活了几十年的所谓地下室人，对上述思想进行了嘲弄和反驳，露骨地张扬非理性、非道德的个人中心主义，认为理性的善良的设计永远实现不了，一切卑鄙的行径、无限的欲望都合理合法，属于正常。可以说，作者把自己十多年来对曾先是信奉，继而为之大吃苦头，最后被抛弃的信仰的愤懑，全部发泄了出来。但是地下室人又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者自己说这个故事自然是虚构的，但人物很有代

---

① 《托尔斯泰论艺术与文学》，第1卷，第101页。

② 转引自《死屋手记》王健夫《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83页。

③ 托马斯·曼：《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应恰如其分》，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91页。